

国际超级畅销书《如果我留下》作者

「美」盖尔·福尔曼 著
崔扬译

那一年

他超越记忆的牵绊，开始寻爱之旅

JUST ONE YEAR
GAYLE FORM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美] 盖尔·福尔曼 著
崔扬 译

那一年

JUST ONE YEAR
GAYLE FORM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一年/(美)福尔曼著;崔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760-0

I. ①那… II. ①福… ②崔…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8344 号

Just One Year

© 2013 by Gayle For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5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395

责任编辑:于晨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汪佳诗

那一年

[美]盖尔·福尔曼 著
崔扬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04,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60-0/I·4592 定价 39.00 元

献给马乔里、塔玛尔和莉芭

不惮辛劳不惮烦……

在家里要舒服得多哩；可是旅行人只好知足一点。

——出自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第一部
一年

—
八月

巴黎

我经常做这样的梦：我乘的飞机在云中穿梭，忽然飞机开始迫降，使我恐慌起来。我发现自己搭错了航班，踏上了错误的旅程。我不知道自己会降落在哪儿——也许是某个战区，也许是某个疫情扩散区，或者进入了一个错乱的时空——我只知道，我不该在这儿。我试图询问身边的旅客，想知道飞机落在哪儿了，但我看不清那张脸，更听不清任何回答。我总是在一阵迷失的慌乱中大汗淋漓地醒来，而那起落架的着地声还在伴着我的心跳怦怦地响。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到自己的行李，判断着自己究竟在布拉格的公寓楼，还是在开罗的酒店房间。但即便如此，那种不可救药的迷失感仍然徘徊于脑海，挥之不去。

于是，我感到自己仍在梦中。像往常一样，我去拉机窗的

遮阳帘，窗外仍是云层。忽然，我感到引擎的液压倾斜，推力下冲。我的耳压瞬间升高，恐慌感再次被点燃。我转向身边的旅人，这才意识到她并非陌生人，而是某个熟人，是我的旅行同伴。这个发现让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总不至于两个人同时错过航班吧。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问，同时身体前倾，为了想看清这张脸，听清回答，弄清自己身在何处。

这时，我听到警笛声。

我第一次对警笛声有感觉是在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地亚南部城市）。那时，我正与一个在阿尔巴尼亚认识的老兄同游。我们听到警笛声，声音有点像美国大片里常见的警报。于是，这位老兄开始大谈特谈不同国家的警笛的音质特点。“了解这类常识还是很有用的。当你一时间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就闭上眼睛让警笛告诉你答案吧。”他对我说。从那之后的一年间，我常要花上几分钟辨认耳畔的警笛声，是否与家乡一样。家乡的警笛声通常如音乐般高高低低，la, la, la, la，像某人随意而欢快的哼唱。

但这个警笛声并非如此，它的声调单一刻板，如同一只电子羊的叫声。这个声音没有随着距离的远近而变得响亮或模糊，它自始至终保持着同一个音调。不管我怎么努力分辨，还是想不清自己的位置。

但我可以确定，自己一定身在他乡。

睁开双眼，我感到到处是刺眼的强光，从头顶，从面前直射过来。一种爆裂的疼痛像是来自地狱的问候，逼迫着我再次闭上眼睛。

卡伊……那个与我结伴从地拉那到杜布罗夫尼克同游的家伙。我们曾坐在克罗地亚的防御土墙上痛饮清爽的比尔森啤酒，大笑着往亚得里亚海里撒尿。没错，他叫卡伊，芬兰人。

又一声警笛鸣响。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忽然，这一切停止了。我先是听到门锁滑动的声音，继而感到输液针刺入皮肤，身体被抬起。我觉得最好还是闭上眼睛，我可不想亲眼看到这一切。

然而，我的双眼被强行拨开。一道光射进来，刺得我好痛，犹如以肉眼看日食。萨巴曾警告过我别那么做，但有些事情就是让我欲罢不能。每次日食过后，我都得忍受数小时的头痛，这叫食周偏头痛，新闻里说的。很多人在长久凝视过太阳之后，都会有这种感觉。我知道这些，但我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时，有说话的声音，穿过隧道般的声音。我听清了，只是反应不出意思。

“Comment vous appelez-vous ? ①”有人用一种我能听懂的外语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Can you tell us your name ? ②”这会儿是另一种语言，仍然不是我的母语。

“威廉·德鲁特。”这次是我自己的声音。

“很好。”一个男人回答道。然后，他又转回另一种语言——法语，说我答对自己的名字了。我在想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有一瞬间，我以为说话的人是布拉姆，但即使我的神志再不清醒，也能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布拉姆从未学过法语。

“威廉，我们现在要帮你坐起来。”

我的床——我猜自己可能躺在床上——被稍稍抬起，背部朝前倾斜。我试图再次睁开眼睛，但四周模糊一片。过一会儿，我看清了强光是从头顶射来的，周围的墙壁磨损不堪，角落里有一张金属桌子。

“威廉，你现在在医院里。”那个男人说道。

是的，我已经猜到了。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我穿的T恤衫上沾染了血迹，可这件灰色的、印着红色的SOS字母的T恤衫好像不是我的。SOS代表什么意思来着？这件T恤衫是谁的？上面的血迹又是谁的？

①② 意思是：你叫什么名字？

我朝四周看了看。那个男人是医生吗？他穿着白色大褂，身边站着个护士。护士递给我一块冰敷，我摸摸脸颊，又肿又烫，手指上沾了很多血。这能说明一个问题。

“你现在在巴黎。”男医生说道，“你知道巴黎在哪儿吗？”

我不是正跟雅艾尔和布拉姆在蒙托格伊街的摩洛哥炖菜馆吃塔吉锅炖羊肉吗？我刚刚还做了募捐，就在蒙马特看完德国人的杂技表演之后。我激动地挥舞着胳膊，大汗淋漓。又好像在莫里尔，但不是跟席琳娜在世界沙发剧场看莫莉秀。我在奋力奔跑，飞奔过巴尔贝斯市场，一个女孩的手被我握在手心里。

是哪个女孩来着？

“在法国。”我好不容易才答出医生的问话，舌头上好像缠着厚厚的羊毛袜。

“你能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那个医生接着问我。

我听到靴子踩踏地面的声音，然后尝到了血腥味，满嘴的血腥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把它吞下去。

“看起来，你跟人打过架。”医生继续说，“你需要跟警察做个笔录。但首先，你的脸部需要缝合，头部需要做扫描，确保没有硬脑膜下水肿。你是来巴黎度假的吗？”

黑色的头发。温热的呼吸。一种被撕裂的感觉。我好像有个珍贵的东西，放在哪儿了？我拍了拍口袋。

“我的东西呢？”我问。

“他们找到了你的背包，里面的东西撒得到处都是。你的护照和钱包都在。”

他把背包递给我。我看了一眼皮夹，里面大概有一百多欧，但我记得应该有更多才是。我的身份证不见了。

“我们还找到这个。”他拿给我一个黑色小本子。“钱包里还有不少钱对吧？这不像是抢劫，除非你击退了劫匪。”他皱皱眉。我倒觉得这像是一场愚蠢可笑的军事演习。

我跟人打架了吗？头顶好似笼罩着一层雾气，像清晨运河边常见的雾霭，它们不久就会消散。我常常感到发冷，雅艾尔说那是因为我虽然看起来是荷兰人，但体内流淌着跟她一样的地中海血液。我似乎记起一些来了。我记得自己身上包裹了一条粗糙的羊毛毯子。现在，我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但我想不清为什么在这儿。我不应该在巴黎，而应该回荷兰了呀。也许这正好可以解释，脑子里怎么有那么多零碎的画面，以及我的不安和焦虑。

散吧，散吧，我多想驱散头顶的雾霭，可它跟荷兰的雾霭一样顽固难缠。而我的意志却微弱得像冬日里的阳光。不管怎么样，雾没有散去。

“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医生问道。

我想了想，日期如同漂在排水沟里的树叶，让我辨识不清。然而，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知道自己根本不在意日期，也不需要在意。我摇摇头。

“你知道现在是几月份吗？”

Augustus。Aout。不，我得说英语。“八月份。”

“星期几呢？”

Donderdag，头脑里给出一个答案——星期四。“星期四吗？”

“是星期五。”男医生纠正道。被撕咬的感觉越发强烈了，周五我本该在某个地方的。

对讲机发出了吱吱的呼叫声。那个医生拿起它，讲了几句话，挂断后，又转向我说：“X光片三十分钟后到。”然后，他开始跟我解释脑震荡和短暂性失忆，还有扫描什么的。听完这些，我更晕了。

“你在这里有什么可以联络的人吗？”他问道。我觉得应该有，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是谁。布拉姆走了，萨巴也走了，雅艾尔不在。谁会在这儿呢？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沾染了血迹的T恤衫，又沾满了我的呕吐物。护士马上端来水盆，但速度还不够快。她递给我一条毛巾清理脏污。医生在一边说着关于恶心和脑震荡的什么。我的眼里蓄满泪水。每一次呕吐后，我都要流些眼泪。

护士又用另一条毛巾帮我擦脸。“哦，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清理。”她说，露出温柔的笑容，“你的手表上。”

我的手腕上戴着一块金灿灿的手表，但这不是我的东西。我用最快的速度搜索记忆：我在一个女孩子的手腕上见过这块

表，顺着这只手往上是一条纤细的胳膊，结实的肩膀，天鹅般的脖颈。等她的面孔快出现时，我以为会像梦中的旅人一样模糊。然而，却没有。

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温暖的眼神。

我又看了一眼这块表，水晶表蒙上有了裂纹，但指针还在行走，已经九点了。我努力找回记忆。

我试图坐起来，却感到天旋地转。

那个医生帮我平躺在床上，手扶着我的肩，“你现在激动，是因为你很困惑，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要给你做个脑部扫描，以确保颅内没出血。现在我们要先处理一下你的面部创伤，首先我会给你做个局部麻醉。”

护士用橘子水一样的液体擦拭我的脸颊，“别担心，不会浸入到你皮肤的。”

不会浸入。只是一阵刺痛。

“我想我要离开了。”缝合完成后，我说道。

医生笑了。瞬间，白色的尘土沾满了那洁白的肌肤，温暖、白色的屋子……我感到脸颊一阵抽痛。

“有人在等我。”虽然我还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那是真的。

“谁在等你？”医生问道。

“我一时想不起来。”我坦白道。

“德鲁特先生，你必须接受 CT 扫描。然后，我还要观察你一会儿，直到你的神志清醒，直到你想起来谁在等你，你才能离开。”

天鹅般的脖颈，雪白的肌肤，红润的双唇。她的手纤细而有力，伏在我心口。我的手落在护士给我换上的绿色消毒衫上，她们剪开我之前血染的衬衫，检查我的肋骨。在胸口的位置，我抚摸了一下。她的名字，就在嘴边。

护理员用轮椅把我推到另一层楼。我被送进一根金属管里，头部四周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或许是由于这种噪音的缘故，在这管子里面，浓雾开始消散。虽然阳光还迟迟不肯露面，天空依然阴暗得如同灌了铅，但破损的画面却逐渐拼接在一起。“我得离开了，就现在！”我在管子里面大喊道。

周围一片静寂，过了一会儿，从对讲机中传出一个空洞的指令：“请安静！”

我又被推回到楼下，等待扫描结果。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还得等下去。我记起关于医院的事，记起自己为什么讨厌这里。

我继续等下去。飙升的肾上腺素堵在胸口，好像一辆奔驰的小汽车被堵在路口的车队里。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萨巴教我玩过一种排解烦闷的小游戏。它果然能让我安静下来，还唤醒了我更多的记忆。我们一起来到巴黎，我们本来是在一

起的。当她坐在我的单车后座上，我感受到她的手温柔地环抱在我腰间；当我们十指相扣，她的手变得很有力量。昨晚，我和她在一间白色的屋子里缠绵。

白色的屋子。她在一间白色的屋子里等我。

我朝四周望去，医院的房间从来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纯白，它们通常是米黄色，灰褐色，或者淡紫色，中性色调能安抚人破碎的心灵。我绝不能让那个在白屋子里等我的人感到半点心碎。

不久，那个医生回来了。他微笑着说道：“好消息！你的头部没有硬膜出血，只有轻微脑震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多了。”

“很好。你需要在这里等警察来给你做份笔录，然后就可以去见你的朋友啦。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一份护理说明，但要用法文写，可以吗？或许你需要找人翻译一下，要不我在网上给你找份英文的，荷兰文的也行。”

“Ce ne sera pas necessaire^①。”我用法语说道。

“嗨，你会说法语？”他问道。

我点点头。“记忆恢复一些了。”

“很好。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记起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能离开了？”

① 意思是：不用了。